

T H E 女 丹
孩 麦

[美]
大卫·埃贝尔舍夫 著

何雨珈 译

D A N I S H



I R I L

T H E

DAVID
EBERSHOFF

女 丹
孩 麦

D A N I S H

[美]
大 卫 · 埃 贝 尔 舍 夫
著
何 雨 珈
译



I R L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丹麦女孩 / [美] 大卫·埃贝尔舍夫著; 何雨珈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6.10

ISBN 978-7-5442-8492-9

I. ①丹… II. ①大…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735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6-042

丹麦女孩

[美] 大卫·埃贝尔舍夫 著

何雨珈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姜应满 石儒婧
策划出品 好读文化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40 千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492-9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勇敢做自己

第一部

哥本哈根，1925 年

第一章

第一个知道的,是他妻子。“帮我个小忙吧?”一切开始于那个下午,格蕾塔的声音从卧室里传来,“就一个小忙。”

“没问题,”埃纳尔说,双眼没有离开画布,“什么忙都行。”

天怪冷的。波罗的海的风裹挟着冷空气呼啸而来。两人住的这间公寓位于“寡妇之家”。个子矮小,未满三十五岁的埃纳尔正在画画,画的是记忆中卡特加特海^①冬季的某个景象。画面上,黑色的潮水泛着白色的浪花,残酷地翻卷着。对于成百上千捕了海产准备返回哥本哈根的渔夫来说,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茫茫大海。他们楼下的邻居是个水手,脑袋瘦长,像颗子弹,动辄对老婆辱骂诅咒。埃纳尔一边给每个浪头涂上灰色的边缘,一边想象那个水手淹没在海水中,只举起一只绝望的手;用吃了太多薯条、喝了太多伏特加的嗓子,骂他老婆是个婊子。埃纳尔知道,他的颜色要运用得足够黑暗,那种令人恐惧的灰色,要能够吞没一个如此不堪的男人,无情地淹没他的咆哮。

^①丹麦和瑞典的边界。

“我出去一会儿，”格蕾塔说。她比丈夫年轻，宽宽平平的脸庞，带着些英气。“回来咱们就开始。”

这方面埃纳尔也和妻子不同。他喜欢画大地，画海洋，一小块一小块长方形的颜色，被六月的阳光从不同角度投下深深浅浅的光影；有时候表现的又是一月，阳光阴冷没有温度，整个画面都灰暗迷蒙。格蕾塔擅长画人物肖像，经常是占满整个画面的特写。她画的人物通常都算有点分量。他们的嘴唇都粉粉的，发色或深或浅。格鲁科斯塔德先生，“哥本哈根自由港口”背后的资本推手；克里斯蒂安·达尔高，国王的御用毛皮制衣人；伊瓦尔·克努森，“B&W”造船厂的重要成员。今天本来要画的是安娜·芳斯马克，丹麦皇家歌剧院的女中音和女高音歌唱家。很多公司要员和工业巨擘都找格蕾塔给他们画肖像，挂在公司办公室、档案柜或者员工来来往往都能看到的走廊中。

格蕾塔靠在门框边，“你真的不介意停下帮我个小忙？”她一边说一边往后捋捋头发。“要不是很重要，我也不会问的。因为安娜又取消了。你能不能试穿下她的长筒袜？”格蕾塔问道，“还有她的鞋子？”

四月的太阳就悬挂在格蕾塔背后，透过她手里软绵绵的丝绸丝丝缕缕地渗进来。窗外，埃纳尔能看到圆塔^①，如同一个巨型砖砌烟囱。德国劳埃德航空公司的飞机正飞过上空，是每日返回柏林的航班。

“格蕾塔，”埃纳尔说，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一滴油乎乎的颜料从他的画笔上掉到靴子上。爱德华四世汪汪叫起来，雪白的头从埃纳尔转向格蕾塔，又转回来。

“安娜又取消了，”格蕾塔说，“她要再加一场《卡门》的排练。她的肖像我还剩两条腿了，得赶紧完成，否则永远画不完了。然后我就想，

^①哥本哈根的著名地标性建筑，于17世纪建成。

你的腿应该能做模特吧。”

格蕾塔朝他走去。她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双黄色的高跟鞋，有锡制扣襻。格蕾塔自己穿的是一件前扣的罩衫，上面有一些方方的口袋。她总把不想让埃纳尔看到的東西往随便哪个口袋里胡乱一塞。

“但我穿不下安娜的鞋啊。”埃纳尔说。不过，看了看格蕾塔手上的鞋，埃纳尔心想自己没准儿还真穿得下。那是一双小小的鞋，带点微微的拱形，跟上加了软软的垫子。埃纳尔的脚趾挺细的，有几根细细的黑毛。他想象着皱皱的丝袜滑过脚踝那块白森森的骨头，滑过小腿的那片肌肤，最后用吊袜带稳稳系上。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。

那双鞋跟上周他俩逛街时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当时那双鞋就在“芳斯百合”百货的橱窗里，穿在一个人形模特的脚上，配了一条午夜蓝的裙子。埃纳尔和格蕾塔驻足不前，欣赏着橱窗里点缀的黄水仙花环。格蕾塔说：“很好看，是不是？”埃纳尔没有回答，但橱窗玻璃上映出来的那个他却分明已经瞪大了双眼。最后格蕾塔不得不强行把他从橱窗边拉走了。她拖着他走过街头，经过烟斗店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埃纳尔，你还好吗？”

公寓起居室就是他们的画室。天花板上架着细细的横梁，有些微微拱起，像一艘底朝天的小渔船。经年累月的海雾裹挟着湿气，把窗户变得弯曲。地板也有些向西倾斜，不过不仔细看觉察不出来。每到午后，阳光顽强地冲破阻碍，照射到“寡妇之家”，墙里面就会丝丝缕缕地渗出一股青鱼的味道。冬天，天窗是透风漏水的，冷空气一侵入，就像下毛毛雨似的，墙上挂的画难免鼓起小泡。埃纳尔和格蕾塔的画架就架在两扇天窗下面，旁边摆着一盒盒从慕尼黑“萨拉索夫先生”订购的油画颜料和一叠叠画布。不画画的时候，埃纳尔和格蕾塔忙于保护窗外绿色防水布下面的一切，都是楼下的水手上岸时扔掉的东西。

“为什么要让我穿她的鞋？”埃纳尔问道。他坐在一张椅面是绳编的椅子上，那椅子是从他祖母农场的后院捡的。爱德华四世跳到他双腿上。楼下的水手一直在咆哮，吓得这狗瑟瑟发抖。

“就是我给安娜画的那幅画。”格蕾塔回答。接着埃纳尔就答应了：“好，我帮你。”格蕾塔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伤痕，是出水痘留下的。她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抚摸着，埃纳尔知道，这是她有些焦躁的表现。

格蕾塔跪下来，解开丈夫靴子的鞋带。她有一头长发，黄黄的发色比他的更具有丹麦风情。她着手做新的事情时，总会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。现在发丝滑了下来，遮住了她的脸。而她正专心致志地帮埃纳尔解鞋带上的结。她身上散发着橙皮油的味道。她妈妈每年都要寄那么一盒子过来，用棕色瓶子装好，上面还贴着“帕萨迪纳纯精油”的标签。她妈妈还以为格蕾塔要用这精油来做茶点，实际上她只不过是当作香水洒一点在耳根上罢了。

格蕾塔把埃纳尔脚放进盆里洗了起来。她动作轻柔，但也很麻利，迅速地用海绵擦着他的脚趾缝。埃纳尔把裤脚又挽高了些。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小腿线条看上去很是优美匀称。他有些娇羞地把脚抬起来晾干，爱德华四世连忙过来，舔着他小脚趾上的水。这个脚趾长得有点像个锤子头，生来就没有趾甲。

“这是我俩的秘密对不对，格蕾塔？”埃纳尔轻声说，“你不会跟别人说吧？”他心里又害怕，又兴奋，心都跳到嗓子眼了。

“我能跟谁说啊？”

“安娜。”

“安娜根本不用知道。”格蕾塔说。嗯，格蕾塔心想，安娜是个歌剧演员，她应该对男扮女装习以为常了吧。当然还有女扮男装，反正舞台上就是各种反串。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“障眼法”。在歌剧舞

台上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迷惑一下观众而已，往往都会在最后一幕真相大白。

“没人需要知道。”格蕾塔说。埃纳尔本来觉得仿佛有一束白晃晃的舞台灯光打在自己身上。现在他也放松下来，把长袜顺着小腿卷上去。

“你扯得太厉害了，”格蕾塔边说边调整着接缝的位置，“轻点儿拉。”

第二条长袜被扯烂了。“还有吗？”埃纳尔问道。

格蕾塔脸上的表情凝固了，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接着她来到衣柜门前。衣柜是那种涂过防腐漆的木头，顶上有个壁橱，门上嵌了一面椭圆形的镜子。还有三个抽屉，带环形的黄铜把手。最顶上那个被格蕾塔用一把小锁锁了起来。

“这双颜色要深一些。”格蕾塔边说边递了一双长袜给埃纳尔。埃纳尔看着手中被叠成齐整方块的长袜，仿佛看着一块新鲜的肉体，也许是格蕾塔的一块皮肤，去芒通^①消暑之后晒成了棕色。“小心点哦，”她说，“我明天还要穿的。”

格蕾塔头皮上的分路是银白色的，细细的一条。埃纳尔走神了，不知道妻子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她的眼睛向上挑着，双唇紧紧地抿着，像是要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情。埃纳尔感觉自己问不出口。他甚至感觉自己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绑着，嘴上还蒙了一块旧画布。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揣摩着妻子的想法，心中的抗拒一点点滋生，但脸上还不露声色。他的脸很苍白，皮肤很光滑，有点像白桃。“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。”这是多年以前，两人第一次独处时，格蕾塔的评价。

格蕾塔一定也感觉到了他的不适，伸出手摸着埃纳尔的脸颊，说：“没什么别的意思。”接着又说，“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？”

^①法国东南部城市。

埃纳尔很喜欢看格蕾塔这么说话。她总会伸出手在空中重重地一挥，仿佛她的理念就是全世界的信仰。他觉得这是妻子身上最“美国”的东西，当然还有她对银饰的品位。

“你腿上毛不多，真好。”格蕾塔说，好像第一次才注意到。她正在一个个纳普斯特鲁^①小瓷碗里混颜料。安娜的上半身已经画完了。这位歌剧演员多年来嗜好黄油三文鱼，腰身已经有些显胖。画中的安娜双手握着一捧百合，埃纳尔很欣赏格蕾塔对这个部分的处理。手指的颜色调得很仔细，关节处有一些微微的褶皱，指甲画得很清晰干净，但那种不透明感也充分展现了出来。百合是美好的月白色，沾了些锈色的花粉。格蕾塔画画时兴之所至，风格多变，但埃纳尔从未跟她说过这一点。他总是极尽赞美，可能夸得还有点过头。但只要可以，他就会帮她，还教她一些她可能不知道的技巧，特别是关于光影和距离的。埃纳尔坚信，只要格蕾塔找到了正确的主题和方向，一定能成为优秀的画家。“寡妇之家”的窗外，一朵云正变幻飘散，阳光落在画好的安娜的上半身上。

格蕾塔的模特台是一个上了漆的行李箱，从一个广东洗衣妇那里买来的。她每隔一天会来取大家要洗的衣服，也不用在街上喊一声，只要听到她手指敲打金钹的“砰”的一响，就知道她来了。

埃纳尔站在行李箱上，觉得浑身暖洋洋的，又有些眩晕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腿，丝袜很光滑，只有几根腿毛不屈不挠地钻了出来，就像豆子上那种细小的绒毛。脚上那双黄色的鞋子精致小巧，不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。但高跟鞋里的双脚这样拱着，感觉挺自然的，仿佛是在舒展一块很久没锻炼过的肌肉。埃纳尔脑中开始掠过一幕幕景

^①丹麦的一个铁路小镇，以出产纳普斯特鲁马著称。

象：一只狐狸追逐着田鼠；狐狸伸出小小的红色鼻尖，在豆田里挖来挖去，寻找猎物。

“站好，别动。”格蕾塔说。埃纳尔看着窗外，皇家剧院的圆顶上刻出条条凹槽。他有时会去剧院为歌剧画布景。此时此刻，安娜正在里面排练《卡门》，她柔软的双臂正骄傲地举起，背景正是他画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斗牛场。有时埃纳尔在剧院画画时，能听到安娜的声音响彻大厅，仿佛一串铜币在丁零当啷。这声音总让他颤抖得厉害，老是画笔一歪，弄脏画面。这时他就会双手握拳去揉揉双眼。安娜的声音不算美，开头结尾挺粗犷，带着痛苦和悲哀，有点旧旧的感觉，有点像女声，又有点像男声，但其中包含的生命力在丹麦很少见。其他歌剧演员的声音总是显得很单薄，苍白，太甜美了，不足以让任何人颤抖。安娜的声音如同南方的热浪，喉咙里似乎有烧红的煤块，让埃纳尔浑身发烫。他会从后台的梯子上下来，来到舞台的侧翼，就那样看着安娜，看她穿着白色的羊毛束腰外衣，和指挥迪维克一起排练，嘴巴张成方形。唱歌的时候她身体会微微前倾。安娜总是说，好像有一股“音乐的重力”，在把她的下巴拉向乐池。“我觉得就像一根细细的银色锁链，那头是指挥的指挥棒，这头在这儿。”这是她的名言，说的時候总是指着下巴，上面有一颗痣，像没擦干净的面包屑。“要是没有这根小锁链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自己了。”

格蕾塔画画的时候，会用一把玳瑁梳子把头发梳到后面去。她的脸庞也由此显得更宽大了些，埃纳尔觉得就像透过一碗水看过去似的。格蕾塔大概是他认识的女人中最高的，她甚至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楼的住户在临街的窗户上挂的半蕾丝窗帘。站在妻子身边，埃纳尔觉得自己很矮小，仿佛两人是母子关系。一抬头，越过她的下巴看着她的双眼，

伸手去握住她悬着的手。她这件缝着各种口袋的罩衫是在街角那个女裁缝那儿特别定制的。女裁缝当时拿着一卷黄色的皮尺帮格蕾塔量了胸围和臂长，对她的身材十分钦羡，而且不相信这么一个健康而高大的女人竟不是丹麦人。

格蕾塔画画时很认真专注，但又灵动活泛，埃纳尔十分欣赏这一点。她可以一边去点闪人物左眼的亮光，一边去应门，拿巴斯克牛奶公司送的奶，接着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回来给右眼“点睛”。画画的时候她嘴里总哼着歌，她说都是“篝火歌”。她会给画布前的对象讲述自己在加州度过的少女时代，讲述孔雀在父亲的橙树林中筑巢之类的趣事。如果对方是女性，她就会讲起夫妻之间越来越少的性生活。埃纳尔有一次从漆黑的楼道回到房门口，不小心听到她在谈。“他很介意，生自己的气。但我从来没怪过他。”格蕾塔说。埃纳尔想象她边说边把头发捋到后面去的样子。

“在往下滑，”格蕾塔举起画笔指着他的丝袜，“拉上去一点。”

“真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楼下的水手在摔门，接着就没声音了，只能听见他老婆在傻笑。

“哦，埃纳尔，”格蕾塔说，“你能放松点吗？”她脸上的微笑暗淡了下去，渐渐消失了。爱德华四世溜小跑，躲进卧室，在床单上翻来滚去，接着像吃饱的婴儿那样“嚶嚶”一声。它是条老狗了，出生在日德兰半岛一个农场上的沼泽里。它的妈妈就在那个沼泽地里淹死了。

他们的公寓是在阁楼上。上个世纪，政府用这栋楼来收容死去的渔民们的寡妇。北面、南面和西面都有窗，埃纳尔和格蕾塔在这里找到了足够的空间与光线，可以安心画画。这条件在哥本哈根还挺难得的。他们本来差一点就搬到内港另一端的克里斯钦港了，那里有一些市政

的廉租房，艺术家与妓女、好赌的醉汉们偏居一隅，还有一些水泥公司和进口商。格蕾塔说她住在哪儿都行，不觉得那里有多破。但十五岁之前一直住着茅草屋的埃纳尔却反对住在那儿，最后他们终于在“寡妇之家”找到了合适的住处。

大楼的外墙漆成了红色，这个街区属于新港运河。采光窗嵌在房顶上，房顶角度很陡，铺着陶瓦，上面长满了青苔。天窗开在很高的地方。街上其他的楼房都刷得雪白，厚重的大门漆成千篇一律的海藻色。对面住着的医生叫莫勒，他晚上会接临盆女人的急诊。几辆汽车“突突突”地绝尘而去。这条街只有一边开口，另一边是走不通的，所以通常很安静。车声消散之后，一个小女孩压抑的低泣竟然清晰可闻。

“我得赶紧画我的了。”埃纳尔终于开口了，他厌倦了穿着这鞋子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扣襻勒得脚生疼。

“所以你不不想试试她的裙子了？”

她说出“裙子”这个词，埃纳尔的胸中突然热气腾腾，接着涌起一种羞耻感。“不，不想。”他说。

“就几分钟也不行？”她问道，“我要画一下她膝盖周围的褶皱。”格蕾塔也坐在绳编的椅子上，就在他旁边，透过光滑的丝绸轻轻触碰着他的小腿。她的触摸仿佛是一种催眠术，让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。一瞬间周围什么声音都消失了，他只能听到她的指甲在丝绸上抓挠发出的“嘶嘶”声。

但格蕾塔很快就停了下来。“不，对不起，”她说，“不该勉强你的。”

埃纳尔睁开眼睛，他能看到衣柜门开着，里面挂着安娜的裙子。这是一条白裙子，膝盖和袖口的地方都嵌了悬垂的珠子。这裙子仿佛有一种魔力，不知是来自白丝绸那沉郁的光辉，还是上半身那一圈蕾丝，抑或是袖口那边没有系好，像一张张嘴巴一样张开的钩扣，总之让

埃纳尔很想摸一下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格蕾塔问道。

他本来想说不，但这就是违心的谎话了。他喜欢这条裙子，他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皮肤下面的肉体在涌动，在跃跃欲试。

“那就穿上试试，就几分钟。”格蕾塔把裙子举到埃纳尔的胸前。

“格蕾塔，”他说，“要是我——”

“赶快把衬衫脱掉吧。”她说。

他脱了。

“要是我——”

“闭上眼睛就好。”她说。

他闭上了。

就算闭着眼睛，半裸上身站在妻子面前也让埃纳尔心里充满了羞耻。有点像他正在做一件对她保证过不会做的事情，结果被她抓了个现行。当然不是捉奸在床，而是又捡起了他发誓不再犯的坏习惯。比如在克里斯钦港沿线的运河酒吧里喝白兰地；或者在床上吃肉丸；或者翻看一副皮革底的香艳扑克牌，那是他某个下午寂寞无聊时买的。

“裤子也脱了。”格蕾塔说。她伸出手，但很礼貌地转过了头。卧室的窗户是打开的，带着鱼腥味的冷冽空气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埃纳尔迅速将裙子套头穿上，整理了一下大腿处的裙摆。他的腋下和背上都出汗了。这种燥热的感觉让他强烈希望能闭上眼睛，一下子回到还是小男孩的时候，那时候“悬吊”在他双腿间的“那东西”还很小，像根小白萝卜那样，什么用也没有。

格蕾塔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不错。”接着就提笔作画了。她的一双蓝眼睛微微眯起，好像在看自己鼻尖是不是有东西。

埃纳尔站在树干上，被一种奇怪的、水汪汪的感觉包裹了。阳光在他身上移动，空气中飘着似有若无的青鱼味。裙子基本上很宽松，只有袖子比较紧，让他感觉又暖和，又好似被淹没了似的，就像纵身跃入夏日的海洋。狐狸还在追逐着田鼠。他脑中传来遥远的呼喊：这是一个害怕的小女孩，正在低低地啜泣。

埃纳尔很难让自己睁着眼睛。他没法再继续注视格蕾塔，看她的手在画布上一点，又离开，像小鱼一样迅速地动来动去；她那一串银手镯和戒指晃得像一群鲢鱼。他没法再继续想着安娜在皇家剧院唱歌的情景了，即使她的下巴还朝着指挥棒倾斜。埃纳尔心里能专注想的，只有现在包裹着皮肤的丝绸，仿佛是给他疗伤的绷带。是啊，这就是第一次的感觉：丝绸如此精美，轻柔得如云似雾，仿佛在香膏中浸润过的薄纱，轻轻包裹着他复苏一般的皮肤。就连穿着女装站在妻子面前的尴尬也已经不值一提了，因为她正忙于作画，脸上带着一种陌生的专注。埃纳尔已经走进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梦幻世界，在那里，安娜的裙子可以属于任何人，甚至可以属于他。

正当他眼皮渐渐沉重，画室的光线暗下来；正当他轻轻叹气，让双肩自然垂下来；正当爱德华四世的鼾声从卧室传来；安娜铜钱一般的声音突然唱歌一样地喊了出来：“哎呀，看看埃纳尔啊！”

他睁开眼睛。格蕾塔和安娜正在指指点点。两人脸上都容光焕发，双唇微微开启。爱德华四世也醒了，跑到埃纳尔面前叫个不停。而埃纳尔突然动弹不得。

格蕾塔从安娜手里接过一个崇拜者送的百合，塞进埃纳尔怀里。爱德华四世高抬着头，像在吹小号。它绕着埃纳尔一圈圈地跑，有点像在保护男主人。两个女人又大笑了一番。埃纳尔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在往脑袋后面转，瞬间就泪盈于睫。他被刺痛了，被她们的笑声刺痛，

也被百合的香味刺痛。百合花铁锈色的花蕊在裙摆上留下斑斑点点的污渍，也没有放过他大腿根部那块刺眼的突起，长袜也没有幸免于难。而他的手掌全湿了，一打开，也都沾满了花粉。

“你是个婊子，”楼下的水手又骂了起来，只是声音出奇的温柔，“你他妈真是个漂亮的婊子。”

骂完就是一片寂静，也许是老婆给了他宽容的一吻。接着格蕾塔和安娜笑得更大声了。埃纳尔正要央求她们离开画室，让他安静地把裙子换掉，格蕾塔突然开口了，声音很轻柔，很谨慎，也很陌生：“我们叫你‘莉莉’^①如何？”

第二章

格蕾塔·韦格纳，二十九岁，画家，美国加州人。她娘家的姓氏是华德。祖父爱普斯利·哈文·华德，手里有大片土地，是个富翁。父亲小爱普斯利，经营一片橘园，比父辈更为富有。格蕾塔十岁移居丹麦，在这之前，她没怎么离开过帕萨迪纳，最远也只去过旧金山。在那里的某一天，她在诺布山上利兹阿姨的房子前玩滚环游戏，不小心把双胞胎弟弟卡莱尔推到路中间。卡莱尔被一辆老式汽车撞倒了，万幸保住了性命，只是皮肤上永久留下一条长长的刺眼凹痕。有的人说，车祸后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后来，长大一些的格蕾塔说，卡莱尔从来没有过她所谓的“西方精气神”。“华德的有些人生来就有”，十岁的时候，

^①英语中，“莉莉”（Lily）和“百合花”（lily）是同一个词。——译者注